



庶齋老學叢談上

元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

太祖皇帝徑略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

集云角瑞呈瑞移御營搃元問罪西域卒注云角

瑞日行萬八千里能曉四夷之語昔我

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駐蹕鐵門關先

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

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當于見所脩禮祭之仍依所言
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則吉此天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解那顏為領軍霸都侍衛

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汗降
令崇陰如故

憲宗在位以公子兀良合台為征蠻大元帥子阿
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
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
皆歸附至己未年

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
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卒章
首渡南嶼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卒章
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
郡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為多令雲
南五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声教所及奔
為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臣迴自交趾諸夷懷
慕猶問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謚忠
定武毅武定令河南省丞相告公武定王之子亦

已封王 詔書褒葬卓冠古今王之子集美季士
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
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
丞相獨不諫曰此奉必取令諫者日後定羞了面
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曆數而然王元禮
即中說

耶律文献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双溪曾孫
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于世柳溪在
揚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寔奏

奏 穆陵謂耶律某建南平之策于時以有此議
中書令 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
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即略於此
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
行在所明年大率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
冰積斷冰為道紮紮於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
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
謂瀚海軍瀚海太城數百里海中 嶼其皆禽鳥
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

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川高昌西
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
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_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
皆林檎樹陰翳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
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
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城曰虎司窩魯朵即西遼
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
南四百餘里有若盞城人普城可傘城芭攬城若
盞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核汁盈
盃渴中之尤物也芭攬城邊皆芭攬園故以名其
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柰而花夏盛而
寔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若盞
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與附庸城十數此城渠商
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代之率
由此也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千尋思
千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

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
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
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菊釀酒有桑不能蚕皆
服屈昫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
尋思于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
多尋思于乃謀速魯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
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
于海其西有五里捷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
盛于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孰城自此

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字体声音
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
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焉糞隨
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于冰雪
湍流猛峻注于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餈
印度西北有可弗义国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
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為釀此國晝長夜促羊
脾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国事但国
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言訛舛尋思于去中原

統二萬里印度去尋思予又等可弗又去印度亦
等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兌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
中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
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
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處花木不知名
衝風磨旧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
磨春則懸杵春月花潭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旧
閏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

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
河為雨無衣壠種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求
之信覘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
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金事說蓋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
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
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
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統北極之下以
為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蘓子瞻皆有羅浮夜半

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橘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為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于飲食坐卧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書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

建安十三年造堂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為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偽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狀星落石一塊色勻如玉大如鸞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于書帙上余閱笔談常州治平元年有声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鉄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

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
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為四德餘
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
四德是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喪詳
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
讀底書某亦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
為序之序至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
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
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為偽書隋史劉炫聰
明博學牛弘購求天下遺書炫偽造書百餘卷題
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
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
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全人之旨取條
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非偽耶蔡季通已嘗說連
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

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為君弱
臣強而行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
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眾或謂皆寅正紀事近
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為無所謂例無所
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
了或以為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為
正魯亦以子為春或以為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

無以知其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
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

左氏晦庵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
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季于孔門弟子者
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
令徑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
千載之下憑空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
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
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

昭公二十五年公孫子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
見于子于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
肉也昭子之齊与公言于子有異志昭子耻於見欺
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于患見
絕而作可謂勇矣皆卒于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
而况敢用人乎令一会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
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泓之戰傷
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
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妖神庙

昭公十年季于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滅
武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其後果逐昭
公十一年楚灵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中無字曰
不祥立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楹
左氏載息夫人事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

故王維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田
不言長掩泪只緣翻 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裡
露挑新脉、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媯既
為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不言晉
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
假令如廁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寔良可發
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私使為食而宿烏生子
曰豎牛朱溫掠地宋亮與送旅婦人野合生友珪

後二人為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
此者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遠足貽千載之笑朱三
盜賊故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為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
俛循墻而走左氏作倭偃莊子作倭偃其文頗順
林竹溪云偃背曲倭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彙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竈焉知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禘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碁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上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

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碁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曰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為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洺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洹也九河者分為支流送河者為潮水送行余以近世書解之考九河送河已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

后山又謂獮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
北猶有獮岡

禹貢三江余于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為震澤害傳傳
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垣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
不曰東為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
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多吳水
利

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
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歲不許傳諸國奉

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持書朱文公
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尽心一條亦托
外國本以脩攷今北峰之子行果為予言仍來中
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摸其國中本遺高弟僧
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仍以喪其弟子誤
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于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止
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為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
多鄭夾際際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

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牽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見季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以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蒂竹灌以脂膏焚之炯燭灰炆殊為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季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灯炬木燭為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鉄盤燃以膏油若以笨蒂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

其皮卷之裡裏松脂燃以為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蒂矣

齊地有蟲類蚘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為子巨孽孽字為即蚘蚓之大者也故謂蚘而後充其搽者也見晁氏容說

王濬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于言亦不外乎言不盡于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于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

刪刪
剛除簡當固為奇特然稱太史公為人淺近而不
季踈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况是時書籍未
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為紀傳其
法一本于後世書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
褒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輝多見其不
知量近年得淳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
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
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
瑕摘疵畧不少恕且有迂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

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
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現晦庵先生語
類云司馬迂才高識亦高但麓率史記疑當時不
魯刪改脫藁又謂史記恐是簡未成底文字故紀
載無次序有踈濶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
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
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合此禍觀此則為未
脫藁明矣責之者諒此可也

班固嘗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
愛迂者以此論為不然謂迂感當世憤其身有所
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
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尚
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
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禍免迂遭李陵之禍家
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率陷腐刑其進奸雄者嘆
無未家之倫不能脫已于于禍其羞貧賤者自傷
已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周不察

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曆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
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
皆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談妄夫
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筮此道
之根本也堂舉以問陳月覲先生云康節皇極經
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即位之
年甲辰巳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覲
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覲其引援設博無書不讀

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樽齋為作傳叙其述作
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
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沒所叙世氏與路史不同其
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為據謂康節
之教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即位甲辰為準用之
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峰先生成於紹興
辛酉路史羅先生于乾道庚寅成

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敬歷並有名前代表

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原為廷被誅籍其
家樂器服玩並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
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
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
悲涕流連是為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
書安得大手筆重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
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
為必多曠于禮據其床而不哭曄之誅不足以塞
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繆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儵吐之族堂一朝之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儵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絲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秦同攘臂繩也今宵袖手圈言解圍者善以手解之不可引拳秦也然下句已有救圍者不搏擻上句恐別有意或如套遂亂繩之說與人圍者何暇用袖圈然

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在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項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友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令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八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然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議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

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于懷王何有
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為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
甚失照管同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
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
灌壽陽調役失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抵浮山非北抵
嶼石依岨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
壞或言蛟虺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鉄乃運鉄數

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
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
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二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
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
其声如雷聞三百里沿淮戎戍村落十餘万口皆
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為不假兵
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
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平豈真有先見
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

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乎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旧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旧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尽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吕在位百年窃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吕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亦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

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晋永嘉時有国至危翔二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絶然偏方裔夷親見晋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与十六僭偽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吕政併六国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為墟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晋元帝猶賢乎彼曹搆篡漢子孫戕于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六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

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閔築土室而居自脯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為屋絕跡梁碣之間司馬氏篡魏范滂稱疾不出寢于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於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閔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嘆曰為法自弊一至于此劉毅為王鎮惡所致夜役牛牧佛寺僧拒之司昔已師容相

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寔不敢容毅嘆曰為法自弊一至于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為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罪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于是牽士丘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

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

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率讀書者比第以資為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即從之令狐垣貶吉州齊暎為江西觀察按部垣輕

暎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暎以為恨奏其前過貶衢州別駕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為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与走卒起居盛唐時仕于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季力年十八為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

及謫長沙召為梁大傳陳政事疏言事皆驗諸臣
無能過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
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
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相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行其志也
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杖豪其可去乎使
相生去而死還于諸子何用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

傳不書修唐史

墨智墨允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

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

後慶元間為人所發其間古物充叔隨即灰散惟

數瓦在不壞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

哉衢人以其磚為硯帝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

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

廟而祝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与揚州后土
常即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旁明道以其褻瀆
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
始于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
之歌之史先生李喬佔畢論之詳矣

陸机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當
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
盧志稱其父祖名机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
橋之敗志因諧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

也使机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机乃正國人至
中原在賈誼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謚机亦有功人
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机在中書九錫文禪詔皆与
烏喊死徒邊遇赦而止晋室多故机不識時味乱
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頽榮戴若思
等劝其還吳孫惠劝其讓都督于王粹皆不從机
之禍其在此矣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于勢過而
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辞寵以
招福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阮嵇齊

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主身行已有相似者
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
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光而傲慢忤物
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籍
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
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為燕雀自傷其言大志
廣无所稅駕以史覘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
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功
進表也

晉范堅

遷

尚書右丞是時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
幔三帳合布三十疋當弃市二子宗雲乞沒為官
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
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
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子沒入足以懲艾使百姓
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
子為官奴不為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
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
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

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令云不為永制
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嘖笑之間尚慎所加
况與國典可虧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
來訴者不以為例交吳怨譴此為施一恩于今開
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貲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然
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吳遣尚書常宗使于倭擅傳檀與宗論六國縱橫
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吳近陳人事成敗機

變無窮詳致清辨宗出而嘆曰命世大才徑綸名
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
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
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
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
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為法斯不失
為君子如踈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
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叅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
見全喜甚曰送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
公之名賊姓而少一入合姓名而現是倒懸李全
而无左臂也其說杲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于祥曦
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所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
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邦莊公之卒
况寔事而李公親見乎
庶齋老學叢談卷之上

庶齋老學叢談中

從侍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今之揚州秦為廣陵漢為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為揚州其城即今宝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于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阮得岍椿染羅木教授刘青溪取為器用郡城曰葦塞河道平五年



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江郡志載灤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
口出血此地陷為湖未几有人以猪血置龜口巫
媪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
月灤湖出黃金注灤子小反其名在合肥東南則城陷之
說妄矣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同名邛池注引
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
床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令怒
殺姥蛇為姥報仇每夜聞風雷之声四十餘日百

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
為湖唯姥宅無恙至今犹存巢湖地陷並緣于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危門點額意何如之
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危門江海大魚集其
下不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
三門折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溪有危門水深
百尋大魚登此化成危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
水常丹杜詩中人有之危門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 島嘗為江淮行省都事篤

寔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
音問徃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篋如
新俗稱康王墓余以史傳考之陳氏墓齊之後以
海上一城為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
歲春秋集好古君子于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牽
昨用之書至於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板行始于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
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
矣况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

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辭見于文選樂府文中
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
志又無漢祖歌辭不知祖于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為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為揚
州都督謀吳復魏室皆為晉誅以廣陵為揚州魏
之敗散始于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
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
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操弄之類潘岳
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臯審音既失考于

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于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砢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
于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
邊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
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 情知道山中
好早翠巖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隨車
乾坤星火歸來茅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
邊獨笑桃花不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
年己未大元渡江外舅制渠
辜公說

王明清揮塵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
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 高廟
云且除秋書少監啟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與獄
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
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剝錢一万
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後進詔
云縱有寬剝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
恐亂有剝剝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罪以懲
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初公衍相 仁宗為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
肉于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初公每抑道之所
請即封還有私謂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句語
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近明告中
外下進奏院後以爲法放翁得于虞源上書詩云
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行鈴聲後西來忽得濠州

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

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淵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
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
造物因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
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
夫艾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鷲山澤間有此
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遑師年來幸廢放倘
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
故然雲外飛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

千所向輒下款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
事不濟大恸於王景畧廟畫以金帛散其下被髮
入華山不知所終故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
華雲間千仞青壁山馮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
亂初氛祲干太寧豈元臥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
方錯繆三秦盡糧糧山河消王氣原野失火利將
平散髮去短劍斲荻卷定知三峯上爛醉令未醒
二事頗相類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
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

實錄

周平園玉堂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
筆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日隨以
賜之軋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
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
四年王公倫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
宗稱其有典詰辭潤筆萬紙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鄉無他
要卿夜間來說話先生曰其須直宿夜對多賜坐

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以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其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愈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多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會議才為詔勅或有只

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綠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於俸時冬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於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恣臉等發掘取其寶器又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禱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恣臉後貨帶於汴識知為陵寢

中物敗露皆杖死日石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於題上云
一閣看來畫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
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塵世外天教不墮
劫灰中最憐寂寞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
必通好時使臣徑遊而題狀次川京陸來為憲幕
即之云王嘉甫同省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比原初錢氏
微時有子為人負擔至此其主人問地理曰水流

九曲列岫如屏蓋此子孫當有異者取竹枝標識
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始其主曰
夫所謂竹矣潛以其父世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
葉成熊人以刀斫之膏液如丹

徐鉉王市儂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
之三十七世孫元泊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
處建祖廟不得雲山他處亦有偏廟不待其人余
以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禹軒先生說長平之仇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

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得楚靈王戰士
之骨慕容垂叅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殺
傅檀人積屍號髑髏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

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乎洒掃應對
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
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有上下
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
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况於洒
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
知凡六經孔孟之書无不卒合其論而上下其辭
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而聖賢之實猶未若二人
之說若今符契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遠時不專泥古

王狀元十朋請禮堂記云為江者未嘗不讀書能讀
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鸞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為
行秘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人曰學不在止故

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後已之說
學貴有常而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
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
自己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憂母

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雷龍因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怒所
敗不遂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
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毋交友多濫

元成先生作孫羊老壽老庵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
諒已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
者莫非寄之寄則非我知非亦則無所攀戀故無
往而不適適焉乎寄矣於軒冕富貴之間若危殆
顛然之患日夕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
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尚軒先生曰為學不可令情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

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
失頭及復教思故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項平庵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
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過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
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
已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已則不枉
用功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
忘醫流涕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

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非是學但有主則
明無主則昏人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
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為學

者三標志開迷途

陵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
驚以忙害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
以利是以君子履思而慎晚進是循法度動作合
禮儀聞見欲蔽而求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欲
敦

先儒云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
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
生手書不讀啟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托轉問於
周平園先儒為學共勤篤好尚乃如此

晦庵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與說某人字畫不正必
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
江東介王元氣所製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
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

或少妄為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闕造化况
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
者率皆吊喪候病敘睽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
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為字本以誤學
者牧庵姚公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救
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關伯比
謂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
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反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亦也締疵謂智伯曰
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
公孫戊子何益之高志之揚成以象牀之事對如
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
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仕能行道
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為窮派芳百世之謂壽得志
一時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踈耕田子孫愚二者不偏廢傳

家為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為上屢見棄田謀
富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眾勤王潰散而遁兵至
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
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個五常是以有今日
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個五常那得許
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畧無愁嘆之意
王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稟有大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

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
行事是謂古人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
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
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
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
愈簡此詩春秋之義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

喻入蔡靈侯事共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
公過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
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于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
比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
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
括漢事每遺誠為傑作不可一槩觀
昔嘉定沈宰濂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
澁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
出之其文必平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闕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天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帝引以無為有目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點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弒義帝增必力爭而不听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介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于朝而私議於宮

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况其時當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貫珠

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冬聯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冬聊積威信之劇即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庵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

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
寔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寔二三分文歐
文好者只是靠寔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辭面平時習為締繪工夫氣象
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宦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
能脫此拘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
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
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

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使事來
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
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
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辭
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
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
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了解牛老僊
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自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

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
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峯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
工夫已上教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庵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
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
最灵心洞沅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
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并高處
真偽先須辨只今晦庵次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
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史枉藍輿度

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
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姑餘山人沈與文嘗觀野竹齋



庶齋老學叢談中之下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漢唐盛時文華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
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侯始有閔鴻
張華見而竒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彛宋有
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々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
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
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
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魯沈頌沈如

筠殷遥潤州人王色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

公異立為丘丹顧况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

蘇州三羅虬鄴隱章孝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

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賀

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吳人吳武陵王

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昫虛陳羽項斯江東人張喬杜

荀鶴池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

李群玉澧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

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况歸秦之
願不遂而客焉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紫荊即感
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皆禹事於題禹廟切青、竹筍迎船出白、江魚
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持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嘗殊不知
此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玉問
長卿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忍費
短長吟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

如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
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行籌策萬古
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荆公歌
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
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元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
僅三之一其樂如此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
息池臺惟月明魚目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

官

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水迤
迤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
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
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
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
字見寄揚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冊及觀趙嘏經汾陽舊宅
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

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已寂、
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過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
溫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多益觀
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悽然時節雖同氣候
殊未知曾薦寢園無令元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
過五湖苦笋恐難同象七酪漿無復莹蠟珠金臺
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意与少陵同尤悽
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陞中間飛戟塵君臣

相顧淚沾襟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共臣
自古舟中為敵國從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
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
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
質却有多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
紀一時之寔只要據眼前寔說古詩皆是道當時
寔事令人做詩多愛裝這言語只要開好却不想
一語不寔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詰之抱
了無故情爽取筆書數云後有八尺圓腹無一寸
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出南史卞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上望三山雲鶴身從羽衛還若
說神仙求便得後陵何事在人間可為服食偽李
者之戒

張栻軒與元遺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
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為逼人此為子又
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

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為何處不如通作
一句改一樹為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
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歸
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老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痴作詩須
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李
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
矣

靜修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々已失真語言輕重在
詞臣若將字々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
論修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
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
其人過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享一善
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
其例甚多未易備陳諸儒史說俗見之又詠魯點
云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着
顏家巷說与城西苑正開此由非也坐忘乃莊子
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

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
况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西之花豈足動其心
語意大欠治擇近臨江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
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骸毒師
德目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
飛下渥洼龍鞭影輕搏六翮風耳竅風聲聞鬩蟻
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駿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
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捷天庭不為荔支紅催薦中

厨語未闌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刀乱冰
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回牙齒滑十分香散鼻頭
酸夢魂不到鱸魚膾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盞
意忽、便覺餘香鼻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
霜乃碧囊空舞娘驚濺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
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
平湖湘時潭帥李百齋帶城將破奉家自刑繼之
以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

撫御床祖龍未死國先亡

致使

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
何齊千古姓名香
承業不見先生面
獨對西風酌一觴
李兩山使交趾
道絲長沙亦吊云
天地由來有廢興
義無兩大一身輕
封疆社稷若不死
婦女鬢眉安用生
紐解三綱重接續
所寒萬劫獨光明
便當配食三閭廟
啓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
乾坤人物大奇生
為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萬

折江流魚腹石千年
人立首陽碑一門
史氏春煠筆愁絕
湖光八畫時金骨
神仙玉色人千霜
萬雪見吾真
聖賢盡節心
彌壽天地為棺道
不貧河漢橫
流豪傑淚風霆
鬼神嘆先生
出入騎箕尾
長現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
君義臣忠兩得之
義若漢皇封齒日
忠如蜀將斫顏時
乾坤德澤華夷見
山水威名草木知
只恐史官編不盡
老夫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謹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遣
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
字為韻孫得詩云嵒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焉
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
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
年公簽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
歸之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孫郎詩有煞孫
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識乎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間夏主殂而回揚

尚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
煌使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
封書貸揚州牧半夜雷轟薦福碑窮達書生略相
似滿頭風雪却回來

安西府諮議寓卷李顯卿送咸陽懷古詩連鷄枿盡
霸國新元宮牆歷渭濱指底只能欺二世沐猴
那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
今古悠々同一轍不須作賦予前人語意格律俱
妙有唐體

精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菽即東坡
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闈玉佩
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蹤時旁潺湲起
玲羽多從杳靄間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
偷閑昔見虎眈眈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
未離潭幽步蘿垂徑寒泉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
瓦亘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
惟二詩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
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顧不恤之
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諫商鞅云今
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公之心盡見
於此

題涪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世以為張文潛作
實少游筆也時被謫憂畏又持長刀托名文潛以
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語時

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
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
十年君要親嘗獅子吼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
會先師話吾輩元齋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參
山鉢袋未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
夷

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
清宮闕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

蕭雖憊矣時未或將渡遼詩李吳公平遼東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時年八十餘工文善射喜擊劍一

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
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
占斗氣名駒竟失蒼天閑又有懷景略詩暗鳴意
氣千人廢嫺雅又流一塵傾縮略豈勞平大敵文
章自足主齋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
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而訪之敗屋一間

妻子饑寒此翁已大醉矣大隱者也為賦詩一首
君不見會稽城中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
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
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花開豈有
極日、亦醉終多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
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
髮覆面白鬚、

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
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
本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
綠野堂邊到即去後誰伴共裴度履齋見之垂淚
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夢誌銘詔揚
平舟撰挽詩以詞後村為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
婦德修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莘玉姬卒湘
綺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蕊宮遊賜館思通內
妃聖詔卜隣來應自仙佛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綰

濕封崇鶴表新不能秉邢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柱白中齋知舉日及第由歸贈以詩昆明
原劫化塵緇夢覺功名忝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
庾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
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由得裏遺尸

中丞容齋徐小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
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鰲頭一合軋
坤日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宦戟門烘霧蜚噴樓中
原古碩真孤島外域東慚更九州咫尺深航倭濊

近好將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
華成長篇尤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
公校官胡石塘唱和無忘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
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
勢參差現靈鷲海波遼澗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
意例瀉滄溟入酒盃

宣慰卽律柳溪詠前子詩體出并州性自劉篋中依
約冷光芒雙環對曲峰腰細疊不齊開燕尾張橫

愛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錦破鴛史可憐戎婦寒窓
下一剪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畫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二十餘
詣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
周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咸敬之循環
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柳陰柳始謹初文防躄躅
同人大義孰知音欲扶輦極綱常事先識義皇造
化心奧學直須闕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
到屬意尤深間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歸
鴉半生身累紫一事繫成華東小客西蜀道且還
家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共景長佳功名眉

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闌笑來枉向江心隨和光
混俗隨接應更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已分明
識破待用時即進合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
你試回頭觀示怕不待爭喋則箇功名半紙風波
千大箇箇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掙棹爭如閑坐但

樽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過、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隻脚底一日
斷赶上五六十里 爭氣扶持承玄轉得官歸怎
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箇弓樣
鞋夜間伴你

王藻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白取伴春應肯
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晚寒無那力若在壽
陽宮裏一點、有人惜蕭秦未梅詞子霜萬雪受

畫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
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
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曰明人有
瓦全集蕭臨江人自大山集

陳疇一雪詞識賈秋聲沒已沒鼻雲時間做出漫天
漫地不論高低并小大平白都教一例教弄滕神
招邀吳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被至今道是祥瑞
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
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

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承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
來向東坡遊戲人間世着不得
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

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班、曲溪流水潺、塞上清秋早寒一

聲新雁黃雲仁華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

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康齋老學叢談中之下

庶齋先生學叢談卷之下

從仕而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敘事不用故
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輩謂賦辭也或無裁製塞



滯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為得體如
程學士均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
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慾人以為
畫就一寧宗傳伯壽行晦庵先生辭次對職名制
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嫚小遜如
偽夫豈其然云云厭承明勞侍從既遣持橐之班
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
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啟於戎行
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

衡雲早霽云云鉄鉞下青冥固尔居莫如南土衮
衣之霄漢用亦者其為東周洪陽巖賀碧梧除同
簽以子寧武周功方切憂民之務亦唯舊人共政
豈容遊野之遺云云填海之志誰出山之泉易
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政子強乎喜聞与政
呂正獻公為侍從開澹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
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
官有四方之游於高賢无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犹
可想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

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為交代某官通啓云率尔而
言聊責春秋之脩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
回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
夢便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真卷有万學
者士大夫犹得以姓名薦之有司犹得以公論取
之如吳武陵以何房官賦薦杜牧必欲寘首選是
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

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
坡公欲取李薦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途進
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趨之冒法以為
之明知其罪不暇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
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槩稱進士詔即律公定其
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
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
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今女直諸

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為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
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評進士入選左右言尚書鄭
豈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
者皆免遂為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
見搜懷挾曰待士之礼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刘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
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
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為重豈敢極言時

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
詩取人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七
史人亦來試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宦方可
別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
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嘆
下之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
究其終身之抱肩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
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

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宗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謂盛德百年高科而使人景慕

宋神宗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可以觀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多百字少者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寔春秋立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點落自王荊公熙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柎為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柎字嘉叟初察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入仕耳其高才碩

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不自人上達君威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

慶孫時翰林學士求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謂白弗為禮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其觀之殊未為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訝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欲何云其一聯云頓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對時應撫笑於人寰白逆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有四韻者莫英賦以呈瑞聖朝為韻舞馬賦秦之天庭為韻有五韻者金臺賦以日華

川上動為韻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等賦有七
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
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遣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魯
所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魯不合以此等言
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
可長令併行遣吳魯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
吳國事所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
共嫉而不救者也陛下惠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

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逆於告訐者
乎為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知無以戒後有所
錄黃臣未敢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
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洲編管後京相仲遠爰
其書遂收行於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固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
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
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賞頗侵戶部
課額吏部尚書張焘回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

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
齎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
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平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
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
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
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褶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

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揚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
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名曰已首名刺去矣曰吾
無語尔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
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請何書各勉以學而
退宇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
親却不知其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
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柳榆於市人
矣誘而進之亦勸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
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
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衛庠宿齋課業
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榴樹上馬
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貴薦衆哂之是年果預
計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
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王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

今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捷之流
血公於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
訖具奏 理宗下詔撫諭福移會嘉興馬某別加
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帝則封雖是睚人之
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楊干僕
類晉侯欲殺絳、有諱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間於揚事大体重既兼州事又以調
度浩繁仍兼監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
倉有常平屯田橋管大軍平糶交受趙節齋又建

百萬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師司有犒賞
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
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波詩揚州雲液却如
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製造備禦柴場十
椿積柴場二賑賣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
院麴院貢院糯米場豬場監倉醬場便民解庫惠
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闢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
名錢那辦申省狀云計厥費為楮一千三百餘萬

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闕不及廟堂皆某連年
銖粒樽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
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
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美飯三頓支擔索麻屨等
錢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
大犒有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信必
無敢謹謹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
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間兩淮方三十歲有錢以詞者後云振

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
寄語東淮父老奪承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
歸廟廊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
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
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實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指
助之惜乎拜相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
以師相言所計從凡勳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
至於沆離丐貸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
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閭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
劉某曰市河冰塞今欲疏輾其長幾何合用幾人
幾工劉曰長二十丈用二十人倒壩去水二十日
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
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
二十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閭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榜書名以
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尔來揚州軍民
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承澧仕後如一日缺柴便斫

了尔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為籍定船各与牌
號某日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
刻不遠到日於其官所呈樣每束几斤每貫合買
幾束每船挿標示之人日擇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迤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
先慮是日南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非所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
東排香案對天默禱礼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
曰尔曹謂適禱何事吏曰不曉釣意公曰臘月尚

無雪麥苗不長適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
而雪入夜大作二教數寸矣三教銀牌批瑞雪應
時祈求感應州治上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犒
一支不一數萬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脚鷄決事判筆如飛有蕭
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橐稍厚晚
納一婦斃而黥一日攜其資同姦夫逃去隨獲之
公已斷罪遣離蕭薄令二子陳詞乞苗其婦公判
云斃已破矣視之何益尚危之所為如此蕭某不

得以為妻士俊兄弟得以為母乎恐是此狀出於
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耳真是日暮途遠倒行
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
門示府門示者其爭狀各書鈞判得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婿二婦常不和琳死有
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為之不平
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為喜也昨張煥
有詞官司以為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
子婿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

家業何人做未當以此為念與阿顧子母及婿和
同道活則御里以阿張為晚事今互相攻擊迭興
詞訟王琳由未及冷何忍為之各念寃斷姑且從
怒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
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產閑居頗涉獵方冊為佃客告其私
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
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
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閩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以賞錢物
貼寫於侯的級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
一而止大將擊丸賞格數籌不等第一籌銀鞍馬
百兩銀盆紵絲十酒五石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
統孫應武衆中屢得毬不得過後止中第二籌公
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毬景最多且馬上
換馬馳驅過人真將軍師表也可持照頭籌支送
然後入筵宴罷鼓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齋李公開閩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戀妓人周惜

及歸行囊惝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
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
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金花判云娼館寓
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其以新豐逆
旅之餘為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
侶驂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
无錢半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鷓蚌之際做
此出場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叱利之屬何事
風儂雨慙頓令玉挫花摧甌已破矣柰何鏡欲圓

而莫得鮑其知豕者豈止於斯秦真少思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寘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貴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寺墓石碣存焉知為徐君墓季札掛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為兩淮謔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

姓名為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即拜謝曰老婦誤聽早聞衛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俅嗟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謬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為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參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為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焚香聞外喧闐

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閣買魚幾日不與錢
今索之見怒既碎赤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
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
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
告不答日晏未飯遠近親隣聚告俾甘罪結狀公
乃言家貧士出身草鞋腿棚自肩雨傘書箱往
安赴試受凡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於今日君
親之恩未能報尔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
凌虐細民鄉里謂家何不庭訓之行杖也 京又告

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
子之道嚴矣哉 屬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其人富家
兒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即無此事吏欲
究問公令取炊餅三箇使各人齧而莫斷對其齒
痕乃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以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
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
好異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

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授
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脊溪論其學術文
字之失不知為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
海立言之際有不暇思量適足以白之邪亦為學
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
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赦四閩帥
臣其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腆正俸外有添支歲時
有借請名借而寔與或遇朝間盛事有特支節臘

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畧一月之俸可比三月
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污輕則杖罪罷
役重則黜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
者

理宗祇有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為中書令
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
比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說會置
五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对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

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
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
用

劉介軒夔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
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為平江
發運公為幕僚春谷方稱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
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寒感疾歸春谷守
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箆公乃衫帽襤烏而哭之
賻贈良厚當時士大夫之禮如此

衢學者宿言留中齋所生宸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
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象射人問為誰左右
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為
尚書豈偶然哉式者謂了齋嘆精身頗充肥中齋
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故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精
亦非常人

劉庭式不絕贅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
至今為羨談后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
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

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后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之復贖之亦然陳乃遣人賣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宦顯陳之子後因人命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官於朝可以為援陳乃謀諸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閣人不為通翁俟朝馬回揖于前公命之入即送其履公持而入

良久乃濯足穿以出以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從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未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孔小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沾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襜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抑揄之故觸瓶汚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為浙東帥本縣夏綢縵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

其限數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不判亦死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歷驛放之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朱某者以劄于秋壑頓首萬拜曰甄朱

萬拜

薛居正定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為太子賓

客致仕初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為李賓所據仁謙復得之人告賓察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畫出所藏方遷入

其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訴其乞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隣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觝士過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衆常侍習角觝鉉笑曰此諸同

僚難與接權也。蓋鉉與角觝士皆稱常待，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_債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曆、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為異見於經者，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此月之政。盛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

二氣為一年，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

楊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按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柘，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臆桃，諸梅諸、即范也。又曰：濫即乾棗也。

故蜀別院在城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夭矯

如龍人謂梅龍故意人取其實為炊米飯香美唐
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寔者小巢生稻
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其中名漂採草一名
野蠶假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以慕津
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隣聚飲詩蟹供牢九羹魚煮膾殘香自注
間人懋德言餅賦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
野味包子詩疊双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

者牢九也即蒸餅宋詩九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
知孰是

士大夫詩詞用拙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与出处
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亦托意
以拙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
結句云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
云諸公共賦反拙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駮方田一度牒二公
據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

見耶律双溪文集

王子猷謂竹為此君白樂天謂酒為此君

園書曰化鶴之高時人稱為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
敬異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
其不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

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邳君曰丹陽歲歛人多餓死取丹頭

點銀成金化鐵為銀以救飢者故後人煨粉點銅
名曰丹陽以死此點銅石曰點邳或名隔窓取母
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妻敬唐成弼宋王捷為
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
毛兔角為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
坡得之而不為陳公亮為之即病指疽而死或為
之以成綠巾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
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為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
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

餘條无非勸戒近代雲間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
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心也余謂彼
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
不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
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學之者已懷欺
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父
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燕客近
觀中州為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
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為規利學偽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善靜文學老成講解精到時
官廷之師席俗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國會同
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脩在職將二年
詩云九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
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飛頻送目
夕陽西下幾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
滿枝即告歸侍馬

庶齋老學叢談卷之下終



丙申正月汪龠臣觀于擁萬樓下

